



结婚四周年的**纪念日**里，**沈皓天**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但妻子**金晓玉**回家后，却莫名暴亡在自家的沙发上……随着案情的发展，权倾一方的交通局长**邢度时**浮出水面，在为情人购买的房子里数次寻找**秘密**未果后，离奇地死在郊外；**妖娆妩媚**的酒吧女老板主动领罪，却被刑警队长**刘放**无罪释放；斯文懦弱的大学教师**沈皓天**，言行举止诡秘莫测。谜团在环环紧扣的情节中，被一一揭开。

False Light

白色月光

付饶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White月光

白色月光

付饶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色月光/付饶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5329 - 3080 - 7

I. 白… II. 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3804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48 × 210 毫米 32 开
印张/6.75 插页/2
定 价 18.00 元



White月光

白色月光

付饶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夜，静谧得有些神秘，神秘得有些鬼魅，而鬼魅得又那么美丽。

谁也不知道此刻午夜时分，沈皓天所居住的这栋漂亮的别墅那象牙色镶着具有古希腊味道的石膏花的阳台上，站着一个人身穿白色睡衣，清秀且忧郁的男人。他就那样站着，眼光无意识地定在空中的某一点。他脸色白皙，深陷的双眸透着疲惫，嘴角亦漾着某种无法言说的凄凉。他将微锁的眉梢轻轻向上扬了扬，无声地叹了口气，返回大厅中。

大厅里的餐桌上，那四支疲倦的蜡烛正释放着它们无可奈何的光亮，盘中曾经滚热的牛排也已冰凉。他坐下来，机械地用手指轻轻地捻了捻蜡芯儿，在盈盈的烛光中他眼中闪烁着清晰可辨的一丝泪光。坐落在墙角的落地大钟发出铛的一声沉闷的巨响，他一惊，望了望旋即沉默的钟摆，站起身，再次来到

了阳台上。

他分明能闻到楼下草地上发出的青草的味道，他分明能看到淡灰色的夜空之上悬挂着一盘丰盈的月亮，而白色的月光将整个花园照亮，像探照灯一样打在他的头发上。遥远的城市中心那些高耸入云的建筑里所折射出的炫目的灯光正在不知疲倦地与月同辉。城市中心的浮躁与他所居住的这座“王宫”的孤高相比，显得那么英雄气短，俗不可耐。

然而，这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眼光掠过花园里的白色楼群，掠过花园里那棵参天老树的树梢，掠过那片神秘幽远的天际，空气中除了青草的味道还有一点儿淡淡的茉莉花香……然后，他看到了那辆白色的保时捷。

顿时，那保时捷身上的白色亮光像闪着寒光的冷剑一样穿透了他的心脏。他浑身的血液霎时僵冷，他怔怔地站在那里，只感到身体的热量正在一点一点离他而去。风吹来，他像被掏空了内脏的布娃娃似的在风中摇曳着。

是的，在这蓝色的浪漫的午夜，一辆白色保时捷正停在豪华的月光别墅花园里。

而车里，正有一对男女像蛇一样纠缠在一起。他们痴缠着、喘息着，金晓玉那白玉一般晶莹剔透的长腿围在邢度时的腰上，

邢度时吻着她的脸、嘴唇、耳垂儿、脖子……

不知过了多久，金晓玉松开了邢度时。

邢度时用嘴唇贴了金晓玉的嘴唇一下。

金晓玉打开车门，走了下去。

“那件东西什么时候还给我？”邢度时问。

“这个权力掌握在你的手里，不是吗？什么时候办完了你该办的事，我就还给你。”金晓玉站在车门外，弓下身，目不转睛地盯着邢度时的眼睛说。

“你这是在逼我。”邢度时脸色难看地说。

“你也许说得对。”金晓玉再郑重地加了一句，转身离去。

邢度时坐在车里，深深地锁着眉头。他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点燃，吸了一口又重重地吐了出来。他虚眯着眼睛望着渺不可测的前方。

距离白色保时捷十米之遥，一辆黑色轿车里坐着一个妖冶的女人，她正一动不动地望着金晓玉渐渐远去的身影。

沈皓天僵直地坐在餐桌前。

这偌大的客厅，这华美的房间，甚至地板上闪耀着的每一丝光泽，此刻都像是安上了嘲讽的眼睛。他除了感到彻头彻尾的寒冷就是背部的阵阵刺痛。他纹丝不动地坐着，任凭脚底的冰凉和手心的潮湿以及心脏的怦怦巨响。他不由自主地发颤，

身体在不自觉地哆嗦。他再次抬手将蜡芯儿捻直，他的手指在不听使唤地抖动着。

房门推开了，金晓玉走了进来。

沈皓天充耳不闻地坐着。

金晓玉把皮包扔在沙发上，望了望烛光晚餐，又望了望沈皓天，猛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但随即恢复了惯有的冷漠与镇定。

“这是什么意思？”她指着餐桌问。

沈皓天沉默了有五秒钟，然后勉强地振作了一下，笑了笑，很牵强，很苦涩。他用一贯的很轻很慢的声音说：“没什么，就是等你一起吃饭。”

“我累了。”金晓玉淡然地脱着衣服。

沈皓天依旧坐着，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天边传来：“我等了你一个晚上，多少吃点儿，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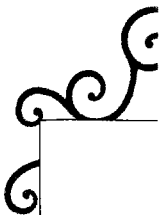
金晓玉望着他，一刹那她的心被某种说不清楚的情怀所浸泡而变得柔软且有那么一星半点的感伤。

“那好吧。”她的语气却不改往日的居高临下。

沈皓天将他对面的椅子拉开，金晓玉坐了下来。

沈皓天为金晓玉和自己分别斟上半杯红酒。放下酒瓶，他举起杯子，有些伤怀又有些感慨地说：“晓玉，到今天为止，咱们结婚整整四年了。”

沈皓天还想说些什么却突然打住了。他咽了口唾沫，金晓



玉清楚地看到他的喉结在艰难地上下浮动，沈皓天的眼睛湿润了。

金晓玉同时被这感伤的氛围所慑住，她突然莫名其妙地说：“我要喝小烧。”

“什么？”沈皓天像是没听清似的望着她。

“我要喝小烧。”金晓玉一字一顿地重复着。

“小烧？啊，好，好，小烧，我这就去买。”沈皓天慌忙站起来，对于他而言，金晓玉的每一句话里的每一个字都有千斤重。

沈皓天几下穿上外裤，随便抓了件外衣便走出了房门。

沈皓天手里拿着一瓶小烧走出超市。迎面一个卖花的小姑娘大声吆喝着走来：“红红的玫瑰，浓浓的情，清清的百合，百年好合。”

沈皓天站住了，从兜里掏出钱来：“小姑娘，给我来一束红玫瑰。”

小姑娘把一束娇艳欲滴的红玫瑰送到沈皓天手中：“祝大哥和心上人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沈皓天笑了，轻轻拍了拍小姑娘的头发，向月光别墅小区走去。

电梯里，手捧玫瑰花洋溢着满脸幸福的沈皓天碰上了邻居

史大妈。

史大妈笑吟吟地望着沈皓天：“给媳妇儿买的？”

沈皓天微笑地点点头。

史大妈伸长脖子仔细地瞅瞅沈皓天，试探地问：“媳妇儿回来了？”

沈皓天有些莫名其妙地望着她。

“噢，我刚才看见她坐在一辆白色车里……”史大妈欲言又止，然后又暧昧地笑了笑。

沈皓天的心突然之间被塞得满满的。他没应声，脸色却相当难看了。

史大妈偷偷望了他一眼，也不再做声。

出了电梯，史大妈望着沈皓天的背影，无限同情又惋惜地说：“多好的小伙子，白瞎了！”

沈皓天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家门口，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偌大的客厅静悄悄的。

沈皓天四处望着，发现金晓玉躺在了沙发上。他强打精神使自己尽量高兴起来。他走到金晓玉身边，把玫瑰花捅到金晓玉的鼻子底下。金晓玉没有反应地沉睡着。沈皓天笑了，把她的头发拿到脸上轻轻地蹭着，金晓玉依然故我。

“怎么睡得这么沉？”沈皓天自言自语地推了推金晓玉，“晓玉，快醒醒，酒买回来了。”

被沈皓天一推，金晓玉的脑袋突然歪向了一边。

沈皓天瞪大了眼睛，望着金晓玉那张惨白的脸，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

他稳定了一下情绪，再次走到金晓玉面前，小心翼翼地推着她：“晓玉，晓玉！”

金晓玉毫无反应。

沈皓天伸出颤抖的手在金晓玉鼻子底下试探了一下，刹那间，沈皓天手里的酒瓶摔在了地板上，那些玻璃碎片四溅开来，沈皓天只感到脑中轰然一声巨响，所有的一切化为一片虚无。

窗外的月光顷刻间变得惨白如雪，一如金晓玉的那张脸。

媚娘酒吧散发着妖媚般的蛊惑力。

颜如雪将黑色汽车泊在酒吧门外，推开门走了进去。

几个老熟客冲她亲热地打着招呼，颜如雪向他们挤出职业化的暧昧迷人的微笑，一双笑眼不经意间抖落出几许发自媚骨的风情。她来到酒吧前，老练地说：“给我来杯马丁尼。”

服务生为颜如雪斟好并恭敬地递过去：“颜姐出去了？”

颜如雪接过酒杯：“啊，出去了一趟。”

“今晚的生意不错。”服务生说。

颜如雪喝下一口酒，心不在焉地说：“是吗？”

服务生讨好地笑着：“都是颜姐的魅力啊。”

颜如雪似乎没有听到服务生的话，她笔直地坐在吧台前，用颤抖的手把酒送到唇边，一滴泪却无声无息地掉到了酒杯里。



金晓玉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身上盖了一块白色薄纱。

她像是睡着了一样。

她的如黑夜般的长发从床头垂了下来，她的嘴角残留着死后不久涌出的一滴鲜血，这滴鲜血迅速凝固，夺目而美丽，像一颗殷红的痣，镶嵌在她惨白如纸的肌肤上。她的一只长长的手臂也从床上垂了下来，像一条细白的蛇。她的指甲依然那么完美，长长尖尖的，似玉似水，却反射出一道清冷的光。

沈皓天像一尊雕塑般把自己置于沙发上。

刘放看着法医在金晓玉身上做着例行检查，他走到沈皓天身边。

“说说当时的情景。”他简短地说。

沈皓天保持着原有姿态，从嘴里僵硬地吐出几个字：“我什么都不知道。”

刘放望着他点点头，把名片放到沙发扶手上：“我们随时恭候，等到你想说的那一天。”

沈皓天没有任何表示。

刘放对着众人说：“抬走吧。”

一大群人呼呼啦啦走出了大门。

室内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沈皓天继续坐着，对周遭的一切听不见也看不见。

后来，夕阳如火地在地边燃烧，后来，暮色涌满了房间，再后来，房间像被一只黑色的魔爪覆盖着……

沈皓天动弹了一下僵硬的身体，来到卧室，对着金晓玉的照片，面无表情亦无任何感情色彩地低语：“晓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窗外狂风大作，天色剧变。一道闪电横空划过，接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雷炸响在天边。

沈皓天惊愕地望着窗外，喃喃自语：“晓玉，是你来了吗？”

雷电仍在肆虐，大雨同时倾盆而下，转眼浇透了整个世界。

接连不断的闪电映白了沈皓天的脸，他走到阳台上，打开窗，让疯狂的雷雨灌进来，灌到他的头发上、脸上、脖子上，他不顾一切地迎接着它们，直到身上的水和阳台里的水融在了一起。

像是过了一个世纪，他拖着湿淋淋的身体行尸走肉般地回

到了卧室，和衣倒在床上。

又不知过了多久，他被一阵低沉的歌声所惊醒：“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冰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

他坐起身，皱了一下眉，猛然醒悟地低语：“是晓玉！”

他循着声音走出卧室，来到大厅，只见金晓玉正坐在沙发上，一边梳理着长发，一边唱着歌：“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

看到沈皓天走过来，金晓玉停止了歌唱。她满怀柔情地、痴痴地说：“皓天，你怎么起来了？为什么不多睡一会儿？”

沈皓天瞪大眼睛望着金晓玉，激动地走过去，不可抑制地抓住金晓玉的胳膊，拼命摇晃着：“晓玉，这么说你没死？我刚才只是做了一场噩梦而已，是不是啊？”

金晓玉抽出自己的胳膊，依然柔情似水地说：“你说些什么呀？我怎么会死呢？我是不会死的。”金晓玉这样念叨着向阳台上走去，“我怎么会死呢？我永远都不会死的……”

一道月光斜射进来，照在金晓玉的脸上，她忽然回过身来，对着沈皓天一笑，她的脸煞白煞白，转眼便消失了踪迹。

沈皓天惊慌失措地冲过来，大声叫着：“晓玉！你怎么不见了？你别和我开玩笑！晓玉！晓玉……”

一个激灵，沈皓天从床上坐起来。他惊慌地四处找寻着，

室内安静异常。他踉跄着下床，向阳台跑去，阳台空空如也，只有雨后的一束月光孤零零地照射着那里。

沈皓天赤着脚呆呆地站着。

刘放站在办公桌前。

办公桌上放着金晓玉的个人及与之相关的一些资料：

金晓玉，女，一九七二年生人，北方工艺美院毕业，服装设计。沈皓天，男，一九七〇年生人，华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某大学中文系讲师。金晓玉的丈夫。

刘放拿起这份资料看了看，又放到了桌上。

他又拿起另外一份资料，资料上显示着邢度时的个人情况：邢度时，男，一九五九年生人，现为交通局局长，与金晓玉有着某种暧昧关系。

刘放皱着眉头又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放下了。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刘放坐回到椅子上：“请进。”

张宏手里拿着一份材料走进来：“刘队，我们还调查出与邢度时关系不一般的另外一个女人，叫颜如雪，是一家酒吧的老板。这是她的资料。”

刘放接过资料看了看，放到了桌子上。

“金晓玉的尸检报告出来了吗？”他问。

“氰化钾中毒。”张宏停顿了一下，又说，“也就是说确实